

主角輪流當

李幼鸚鵡鵡鵡

與 Ryan 鄭秉泓



李幼鸚鵡鵡鵡目前
固定於「放映週報」網站發表影評
www.funscreen.com.tw



Ryan電影部落格
「關於電影，我聽知一二」
newsblog.chinatimes.com/davidlean

文 / Liugi 圖 / Kathy

這個年代，媒體越趨娛樂化，嚴肅的評論空間日益縮減，而同時間人人都可以在網路上發表觀影心得，深度與魅力兼具的電影評論反而越來越難得見。好的影評不能為一部電影打開新的觀賞角度，有時甚至可以展現影評人個人獨特的魅力及才華，近似於創作。媒體上常可見電影創作者及明星演員的身影，本期走台步就將鏡頭轉個方向，對準鎂光燈之後的另一片電影世界，帶領讀者認識兩位不同世代，卻同樣一直以無比熱情盯著大螢幕，再將熱情化為迷人文字挑動無數電影愛好者的影評人。

李幼鸚鵡鵡鵡原名李幼新，為了彰顯動物與人的平等以及對動物的愛，於是將常伴身邊的兩隻鳥納入名中，還真的去事務所登記改名，在當時剛開放自由改名的台灣一時蔚為話題，特立獨行的風格由此可

想見。而他本人更永遠頂著一頭顯眼的鬆亂白髮，揹著裝滿雜物的大布袋出沒在台北大小電影院，在台北參與過影展的電影迷們即便不認識，想必也都曾與這位「不是在電影院，就是在前往電影院路上」的影評人有過幾面之緣。他筆下也文如其人，鮮明的風格無人能仿，跳躍的思緒與驚人的記憶力讓他的影評往往藉由一部電影起頭，最後卻牽扯出一大片記憶之網，其中感性抒懷、針砭人事無所不包，且總神奇地每每將話題導向Ryan戲言的「雷奈、費里尼、奧黛莉、赫本與同性戀」，形成個人最鮮明的印記。

李幼鸚鵡鵡鵡成長於戒嚴時代的外省眷村，那種壓抑閉塞的環境一如楊德昌的電影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，而身處其中看電影成了善感的他少數宣洩的出口。不過當時台灣的電影皆充滿濃厚的政治宣導

意味，令他不忍卒睹。他也笑言自己耽溺視覺美，當時有髮禁的台灣，片中演員清湯掛麵的造型實在缺乏美感，於是他只好到外國片中去尋找。那時不清場的電影院成了他最愛的去處，一整天待在戲院中幾部洋片重複觀看也不會膩，反而每每能從新角度看出新意，也讓他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。自言沒有拍電影的才華或外貌，因此只有把對電影的熱情化作文字，源源不絕地寫了下來，一直寫到今天。



而網路上暱稱Ryan的鄭秉泓跟李幼鸚鵡鵡鵡看上去除了年齡差距一個世代，風格也大相逕庭。成長於南台灣的Ryan溫文儒雅一如書生，文字條理分明、直截犀利，往往能直指電影暗伏於深處的意念，對創作或整體環境的缺失也總是毫不留情，一針見血。他自言或許是念法律的關係，對



左圖為李幼鸚鵡鵡鵡作品《我深愛的雷奈、費里尼及其他》；
右圖為Ryan作品《台灣電影愛與死》。

邏輯的要求很高，或許也比多半具藝術家性格的電影人更能理清許多纏繞複雜的表象。Ryan正如一般印象中專業的評論人，學養豐富、理性敢言，與感性的李幼鸚鵡鵡鵡正成對比。

不過正是如此感性的李幼鸚鵡鵡鵡啟蒙了Ryan對電影的認識。他雖然身為詩人之子，幼時跟著雙親看了不少頗具藝術性的電影，懵懂的心靈卻只覺印象深刻，難有共鳴。到了念高中，進入叛逆期，在圖書館偶然發現李幼新的電影著作，受書中前衛的意識震撼（兩人皆戲稱此書是「誨淫誨盜」，不堪入目），才開始按圖索驥，主動探索書中提及的廣大電影世界。大學時期更是一頭栽進電影世界中，加入了電影社，與眾多同好將無限精力投注在放片看片中，甚至在尚未開始網路購票年代，為一年一度的金馬影展甘願露宿三天排隊搶票。

這種熱情一直延續到大學畢業出國留學，到了國外，對電影的眼界更為之一開，甚至還因為外國人的珍視，讓他回過頭來重新認識了台灣電影。當他在英國看了楊德昌至今未在台灣上映的遺作《一一》，也喚醒了他幼時看台灣電影的深刻記憶。Ryan在國外留學期間正逢網路興起，他原本只想在網路上分享留學生活，也不免帶進了對電影的熱情，卻越寫越投入，並受到一些關注及媒體的邀稿，最終一頭栽入了電影的世界，踏上不歸路。

李幼鸚鵡鵪鶉及Ryan真正結識則是在Ryan歸國那年，北上參加台北電影節時Ryan主動上前與仰慕已久的李大師攀談合影。Ryan一直有追蹤李大師的影評文章，即便在國外也會請親人剪報留存；李大師則一談起電影便口若懸河、滔滔不絕。兩人自此結為莫逆，稍後Ryan的影評書出版時第一個想到的推薦人便是啟蒙者李幼鸚鵡鵪鶉。兩人相熟後，Ryan甚至如同經紀人般，協助不懂電腦與網路的李幼鸚鵡鵪鶉處理各種需要電腦網路的作業。甚且成為他的編輯，將他歷年未出版文章集結編輯成書，並在原本發表影評的刊物停刊後，為他牽線找到新的網路發表園地。



Ryan笑言自己能幫上忙，純粹是因為自己「沒禮貌」，遇事直言不諱，總是不顧輩分地即時遏止李大師隨時漫溢的感性。而向來自謙成性又惜才愛才的李幼鸚鵡鵪鶉卻也不以為忤，言談間盡是對Ryan的讚賞。這種互相提攜的忘年之情不管在哪一界都是佳話，顯得真誠可貴。如此胸懷也可在他們的影評文字中得見，兩人皆不吝於以文字鼓勵提攜電影後進。李幼鸚鵡鵪鶉近來更關注新導演的創作，即便是學生作品他也不會抱持成見，總不吝給予洋洋灑灑大篇幅的讚賞。Ryan則積極參與金穗獎等新銳導演作品的評審，同時對獎項及補助等各項制度面的問題直言不諱，以期營造健全的電影環境，讓台灣電影能真正生根茁壯。

一年要看數百部影片，時常一整天泡在電影院的兩人，多年來對電影的熱情絲毫不曾消減。朋友說他們「只有電影，沒有生活」，或者換個角度看，電影就是他們的生活。兩人首次見面合照時，李幼鸚鵡鵪鶉一時興起，想說既然看了那麼多電影，一起面對鏡頭合影也太古板，何不一人正面一人背面，也暗喻電影中有主角跟配角，但在生活中，每個人既是主角，也是他人的配角。生活不離電影的兩人，輪流當著彼此的主角，看上去同樣精彩。